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三十六回 誦真經智擒雙將 看車水巧制輪船

話說楊么等，九曲嶺生擒太尉，武昌救出馬靈，又得骸骨以及兩位弟兄，不勝歡喜。遂拔寨俱起，望伏雄浦來。且說這賀雲龍，當日見楊么一眾弟兄去後，即分佈船隻如雁行般排列。一日下午，站立船頭，忽見有一朵似氣非氣、似雲非雲在空中盤繞，經時不散。賀雲龍看明，不勝驚喜。到了傍晚，遂喚過五十名子弟兵來吩咐道：「你今上岸，向左近草澤中埋伏。到三更時候，見有二人殺上我船，你們即去趕散來兵，休得違誤！」眾人得令而去。遂又吩咐各船上一番，便著人向中軍旗上扯起一盞大燈；將兩塊闊板接在岸上，以便走跳上船；大開艙門，四面窗板盡皆除去。又喚幾各軍校吩咐，使他伏在船頭內，著兩個年小的在艙內煎茶，滿艙燈火點得分外輝煌。自己向箱籠中取出一個黃布包袱，放在桌上；又取出一個打成獸吞頭的金香爐，焚起好香，擺在面前；解下腰間寶劍，置放案頭。然後坐下，打開黃袱，取出一卷書本，卻是一卷黃庭道德真經，遂展開高聲朗誦。誦完，又復誦起。誦到三更左右，果然來了二人。

這二人就是被賀太尉喝退的兩員將佐：一個叫花斑豹柳林，慣用一桿渾鐵槊，鎮寧靖州，因他勇力有謀，四方洞蠻聞名畏懼；一個叫做毛頭獅勞捷，生得眉如劍掃，使一把雁翎刀，在鄖陽鎮守西蜀咽喉要路，威震四遠。二人俱被賀太尉徵調文書下來，只得離任隨徵。二人相遇，甚是投機，各相愛敬。因見賀太尉行兵全無謀算，兩次進計皆被喝退，二人忿忿不平。這日見賀太尉招呼兵將追趕楊么，他二人不聽招呼，見追入嶺去，便商議焚毀賊舟，斷其歸路。遂各帶本部，望伏雄浦來。因見天色尚早，便隱伏山林，到晚使人先去打探，傳令軍士俱埋鍋造飯，各令飽餐。候至更深，便有報來，報導：「賊船全無準備，四下俱已熟睡，只有一個賊頭在艙內燈下看兵書。」二人聽了，問道：「賊船上更鼓可打得清楚麼？」探卒道：「並無巡守。」二人聽了，便暗暗躊躇道：「莫非有詐？」因又著人去打探四處可有埋伏。不一時又來回報並無埋伏。二人聽了，又暗暗想了一番。柳林道：「一伙毛賊，料他有甚智謀？只一齊殺上船去焚燒，便可成功。」勞捷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這些船隻在此，豈無頭目看守？莫非打聽不實？不如我二人悄悄去看明。若是果然，便招呼殺去未遲。」遂吩咐起身。離船半里，便叫軍士屯住，靜聽哨號殺來。二人便來看，只見黑影處，湖下賊船如蟻，卻果靜悄，不作提防。因暗暗歡喜，遂又走到有燈火的船來。只聽得聲音朗朗；再走近一看，燈下現出一面大旗，上寫中軍「帥」字。又走近來，向艙內看去，只見有個賊頭，勇巾紮袖，相貌端莊，在燈下不知念誦些什麼，又見船上走跳直接上岸頭。勞捷悄悄說道：「這賊合死！可知軍伍中用不著之乎者也！」柳林道：「他死在目前，敢在那裡念消災經？只上船去，殺這賊頭，放起火來，便沒主腦。」吹了一聲唢哨，一齊跳殺上船，直撲進艙，舉刀照頭就砍。不期砍不入去，二人忙抬頭一看，直嚇得倒退，連忙走出艙來。只聽見艙中大叫：「金甲神，快拿這二賊，解入陰司問罪！」二人聽了十分心慌，要逃奔上岸，只慌慌張張，不期一腳踹虛，二人一齊翻筋頭倒栽蔥，跌入船頭內。早聽見一聲：「領法旨！」霎時捆縛，緊緊鎖住在船頭內。原來柳林、勞捷先前用刀砍時，只見有一個金甲神將立在空中，將二人手中刀架住，便十分慌駭，急跑出艙；再聽得叫神將來拿，一發心慌，手足麻顫，只覺得眼中一陣昏黑，跌入船頭。疑是神將來拿，只嚇得昏昏迷迷，連氣也喘不過來，隨他捆縛。這是賀雲龍道法擒雙將。他使人先伏在船頭中，見二人入艙時，便悄悄移去船板，故此將他跌落。岸上子弟兵已趕散了來兵，一時眾船上各張燈火，依舊……（原書缺兩面）

楊么獨自看著前後船隻行走，只看著這些棹槳架櫓的水校，因問道：「今日為何不掛篷帆？」水校道：「今日不是順風，掛不得篷帆。」楊么道：「今日風還不甚大，要什麼風才是順風？」水校道：「我們南行，須得北風。這湖中水勢俱從湘漢、汨羅、巴蜀南處發來，今日風雖不大，卻是南風，又且水逆，前後槳櫓百分用力，也是走得不快。」楊么聽了點頭，便也來與眾兄弟說說笑笑。馬靈只白瞪了眼，氣忿忿地坐著。楊么忙問道：「兄弟有甚心事不快？」馬靈便沒好氣道：「兀那日跳趕哥哥，兩腿恁地怪直，卻是燥皮，是那夜吃撮烏黑魃悶閉，只死睡盹，像牢鳥房般。只今明淨淨地，跳在老不死牛脊上，鳥一般躲著，慢騰騰地怪悶！」眾弟兄聽了，一齊大笑。楊么道：「怪不得馬靈見船走得慢氣悶，連我也不甚爽快。再耐一日，便到寨內。」只見岑用七急走到後艙去，不一時便划出一支小腳船，從船頭邊，只划得那小腳船在水面上如飛的走去。眾弟兄齊聲叫好。馬靈見了，只快活得打跌，大叫：「好哥哥，帶馬靈去耍，沒悶壞！」岑用七見叫，便自划來。尚未傍攏，不期馬靈躁性，直躡跳下來。一時身重船小，將這腳船一骨碌翻轉，馬靈落水。岑用七忙將腳船翻轉過來。楊么與眾弟兄看見，忙叫：「快救馬靈！」說聲未絕，柯柄、童良俱躡跳水面，岑用七亦躍入湖中。一時三人俱鑽入水底尋救，早見馬靈已離得遠，才冒出頭來。三人忙趕去，拖近大船，托出水面。眾弟兄用手扯上船來，馬靈只立著嘔吐清水。眾弟兄齊向他笑說道：「你先前說是悶，只今吐出些悶氣！」楊么道：「他身重船小，怎恁嘲笑？」忙取衣服與他換。馬靈一面換衣，一面發話道：「恁是哥哥好。不觀面皮，好歹一頓板刀，沒嘈灑家脫鳥晦氣，直恁蟲一般來咬！」眾人見他發話，忙陪笑道：「笑耍莫怪。只今每人敬你三碗冷酒賠罪。」馬靈便笑道：「煞是冷的好。納人艙去，使他鬧得寒氣出！」眾弟兄便去取酒剝肉，一時擺列船面，大家齊吃。

吃了半晌，只見前後船隻並本船俱掛起篷帆，一時船在水中，只走的呼呼水響。有時走到東，見些樹木人家城垣蹊徑；有時西去，但見天水相連，日月光影，出沒其中。馬靈只叫燥皮快活，將冷酒大碗價吃。楊么與眾兄弟亦覺胸襟快暢。楊么又獨自注目看這些前後船隻，忽又問水校道：「這般好順風，為甚不走直路，卻東西斜走，豈不走遠？」水校道：「這不是順風，吹的是橫風，故此東西折走，才有得風上篷來。雖是走了曲折遠路，卻省了用力。」楊么聽了點頭。又與眾兄弟閒說了半晌，因對袁武、賀雲龍說道：「從來陸地交鋒，有了十分本事，也要好馬相配。是以關公有赤兔，項羽有烏騮，人馬皆強，才得縱橫無敵。若水面行兵，必賴舟楫，須得迅則可以追電光，疾則可以捕風影。今日看這些船隻，遇風便速，無風就緩，亦且轉折透迤，行走甚是繁難。若遇臨敵，必要斬將奪旗，暗劫營寨，殿後追前，我迫人而易擒，人襲我而難近；人以舟而威猛，舟以人而馳名，方可縱橫無敵。今我楊么據此洞庭湖中，周圍廣闊，上下作八百餘里。若舟楫不利便，何以勝人？袁武多智，雲龍多法，只不知這水面上舟楫利於迅速，可有甚計較商量麼？」二人聽了，各默然了半晌，方同聲說道：「哥哥實是有心人。我二人一時想不出好計較來。」楊么遂不再問。

自此連夜而走，次早已見君山在目。何能領著眾兄弟來迎接到山依，舊拜謝上下神祇，大排筵宴。柳林、勞捷、段忠、石青先拜了楊么、王摩兩大頭領。然後與眾弟兄交拜完。楊么、王摩遂又與四人交拜過。楊么入內，捧了父母牌位以及骸骨，設放中間，使人牽過賀太尉來，喝跪靈前，數他過犯道：「食君祿而不忠，徵兵將以自衛；侵佔民山，陰謀排陷，敗國虐民。有此過失，人人得而誅之，非獨為私也！」說罷便是游六藝、滕雲、柳林、勞捷、邵元一齊數他過失，不勝痛罵。此時賀太尉唯有低頭自悔，亦不能挽回。馬靈便自躡跳過來道：「哥哥們兀地好言問這撮烏，灑家吃撮烏騰倒也夠，只今剝割塊肉，與眾弟兄咬嚼！」說罷，便用手剝得赤條條，拴在庭柱上，掄著板刀，向他胸腹只喀嚙聲，直割到底。一時腹破腸出，馬靈便翻出心來看著：「鳥心紅紅的，沒黑，卻會黑心事，灑家那日救孫哥哥，剝割烏公人，吃個飽。恁些時屁股上沒肉，腿條也是怪瘦，只割他幾大塊來咬嚼！遂揀肥肉處，連割連吃。楊么與眾弟兄齊叫聲：「好個馬靈！」馬靈抬頭笑道：「兄弟口饞，沒先敬奉眾位哥哥。」便喝人取了一個瓦盆，接了半盆鮮血，又割了幾十大塊，一手托盆，一手托肉。又喝取個碗來，先奉楊么、王摩道：「恁血當酒，兩位哥哥只多吃些！」便舀滿一碗血，奉與楊么。楊么接來吃乾。又送兩塊肉，楊么也一口嚙下。王摩也是恁吃。馬靈見了十分快活，便向眾弟兄奉來。奉到屠倂面前，馬靈笑說道：「嫂哥，兀沒比閒浪撒嬌婆娘，怕甚鳥羞。卻是奢遮做頭領，同馬靈弟兄般，只前日將楊大伯搽的恁好花臉，遮得沒認，馬靈煞是歡喜！」說罷，也是一碗血、兩塊肉。屠倂笑了一笑，也自飲吃。馬靈叫聲：「好！」又向各處奉來，無不歡笑吃。遂奉到黃佐面前。黃佐早一個噁心，忙推不吃。馬靈便勃然大怒，豎睛喝罵道：「兀地呆鳥，沒識好，敢不吃

這廝血肉，可倚著帶些官樣不吃？兀那烏驢眼沒瞎，柳林、勞捷、游六藝、滕雲比呆鳥官樣還大，叫吃沒敢不吃。只你呆鳥拗逆，便沒一心造反榜樣，灑家板刀自不認兀誰！」說罷，只向他嘴邊亂塞。楊么忙走來，扯了馬靛道：「兄弟休恁地頑笑。他吃不慣，怎去強他！」馬靛道：「哥哥兀自討面情，便沒叫好。」不一時奉完，手中尚存六塊，便來查點。內中已不見了郝雄、張杰，便要去趕尋。楊么忙又拖住，遂使人拖去殘屍，又自捧了牌位並骸骨進去。只這分吃，吃的不吃的，俱有緣故在後。不一時，酒筵齊備。楊么與王摩同坐在上面。這番飲酒，共是三十五位頭目，十分快活吃酒。

到了次日，楊么遂在山上撿了一塊好地，將父母骸骨埋葬。埋葬完，使眾兄弟並軍校各換色衣，自己仍是素服。又想起昔日神女傳授，遂使人到柳壤村去重蓋廟宇，新塑金身。功完之日，楊么帶領眾弟兄來拜謝了一番。

回上山來，一日因對眾兄弟說道：「我楊么遺累父母，蒙眾兄弟戮力同心，為楊么得縛仇人，灑血致祭；今又入土，諒亦可少慰九泉，生無愧恥。又得眾兄弟推我為首，霸此湖山，將來可酬宿志。但成大事者，必先固其本。目今山寨俱未料理堅固，各處湖口險要，未備設守。抑且孫本、殷尚赤、常況皆有仇人，未曾與他報復，時刻在念。我等南來，北地已屬金朝。我今一面固本，一面探聽仇人，亦可兼探建康動靜，君臣若何。」遂打發數名精細軍校，去探董敬泉、夏不求、王豹以及建康君臣行事而去。遂同袁武、何能、賀雲龍在君山上下週圍審看了一番。次日，又到湖中來巡視多時。到口岸處，遂上岸走看。因見一眾農夫，在那裡腳踏車輪，灌水入田，車起的水在溝渠中急流迅逸。楊么遂立著貪看了半晌。因見旁邊有些蘆葦，遂折取幾瓣蘆葉，漸次放入水中，其去如飛。不覺心中忽有所觸，滿心快活。因對三人說道：「我向慮無勝人長技，不能馳騁湖中，難稱無敵。我今已有絕技之巧，何患不能施展哉？」即回上山來，遂分遣：「何能在山，起蓋廳堂寨柵關隘；袁武去湖中，添險設備；賀雲龍往來照應錢糧；王摩領人入山砍伐大木，兼載木商。我楊么督工製造絕技。」四人各自去行事。又使章文用寫了許多招收工匠字貼，許其倍價，著人到遠近去招集。工人聞知，俱陸續到山。王摩著人解到許多大木，遂擇日動工。真是日費金銀百斗，財能使鬼驅神。不消兩月。你道楊么造的是什麼絕技？原來是無大不大、日夜能行千里的一座輪船。只這座輪船，卻是怎個模樣？但見：

木伐南山，巧過輪子。木伐南山，按氣候節令，有四時二十四丈一座輪船；巧過輪子，列周天變數，是三百六十五部各處車輪。廣闊七十二步，高低三十六停。船面豎起木城，億萬千堵；每部齊立水手，一十二人。木城上，鐵釘裹滿；輪船外，竹搭齊遮。內看秋毫明察，外觀底裡難窺。用力處，何須橈將；快行來，豈用逢桅。巧奪天工，任我橫行，日走千里，足令河伯無權；暗藏機竅，隨心直闖，夜行八百，誰畏風神使勢。若遇交鋒，饒伊巨艦，只消輪動，直教霎時壓沉水底；如逢追襲，任爾乘風，全憑人力，管叫片刻趕上擒拿。頭目可容三十餘員，皆同生死；軍卒實藏五千多眾，盡效捐生。往來不須立寨，停留何用安營。試看這座輪船，不亞武侯木牛流馬。

楊么造完了輪船，便擇吉日，點齊了水手，同眾兄弟齊上船來。宰殺牛羊，祭奠了湖中水神，即傳令開船，發起轟天大炮。眾水手一齊踏動車輪，一時水聲若雷，船行如霧，瞬息百里。楊么自執號旗，立在船頭，揮左則左馳，展右則右騁，無不應手轉折。與弟兄齊稱神速。楊么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我今同在船上，又無兩船比較，湖中廣闊無邊，但聽見湖中水勢潺潺，分衝得浪頭滾滾，實辨不出迅速之妙。我今有個主意。」便取了弓箭在手，道：「我今射去，若箭到船到，才稱迅速。箭先船後，不為迅速，這船便要焚毀，不可恃也。」遂一面使人鳴金擂鼓，吩咐眾水手道：「若箭與船並到，俱各重賞。」便一齊奮力踏動車輪。楊么扣滿弓矢，向前水面發去一箭。果然箭快船速，俱一齊並到。楊么見了，擲弓大喜，道：「我楊么自此，誰人能制我耶？當與眾兄弟縱橫於洞庭矣！」眾弟兄齊聲稱賀。遂在湖中東西上下飛行捷起，不消一日，將這八百里湖面盡皆走遍。這是楊么在洞庭湖操演大輪船。

操演了兩日，遂停泊湖中，與眾兄弟暢飲，直吃到日落湖中，月升水際。楊么舉杯，臨風笑傲，乘著酒興，對眾兄弟說道：「聞得當初令公楊業，驍勇非常，百戰百勝，人稱他是楊無敵，亦且忠勇傳名。我幼時撫養父母，曾說是他遺孤。我今步武前人，亦當以無敵稱之，未為不可。」眾弟兄聽了，盡皆稱好。馬靛道：「灑家沒得冒認別人祖宗，惹得呆鳥背地口笑，只叫良馬、好馬、小馬、老馬吧。」自此楊么自稱「楊無敵」。

一日正操演間，這些探事的俱陸續來報導：「汴京殘破，人各流離。董敬泉原是廣陵鹽商，今逃到廣陵城內居住。」有的報導：「金主破了汴京，立張邦昌為帝。夏不求乘機謀幹官職，領兵去破萊州，做了鎮守。」又有的來報導「小人去打探得謝公墩王豹、樂湯，近日在村中邀請村人，作慶賀物歸故主的筵席。因樂湯有個徒弟在汴京，金兵初破城池，有人入府庫中，取得大頭領這桿藤纏鐵棍，嫌他重大不便使用，遂插了草標在街頭貨賣。這徒弟見了，知是樂湯舊物，被大頭領當日奪取，用價買來與樂湯。樂湯大喜，遂將這棍對人說道：『險道山強人，自知與村中不是敵手棄山逃去。我不曾親手擒縛楊么，今卻得了楊么這條鐵棍。在我村中也要算是擒縛了。』」楊么聽了，勃然大怒，即傳令上山去商議。只因這一商議，有分教：

擊電頭壯士成名，縛冤家木竿消散。